



三江月/笔会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
2025年7月19日 星期六 美编许明



“浙BA”唤起我的篮球记忆

□陆萍萍

暑气刚漫过街角，浙BA的哨声就热辣辣地响了起来。年轻队员隔空喊话，斗志昂扬，把场内场外的热乎气都烘得滚烫。硝烟还没漫过球场，隔着屏幕就飘满了甬城，像极了当年那些全场长传、半场远投、掐点绝杀的瞬间——那股子“篮”不住的欢喜，突然就撞开了我老胳膊、老腿的肌肉记忆。

我在学校篮球队属矮个子球员，却是掌控球场上节奏的球队指挥官。

少女时代的球场，是被汗水浸透了的。清晨的路灯还没歇脚，我已踩碎小径的寂静，十分钟就扑到了学校操场——天，正一点点洒开鱼肚白。草叶上的露水沾湿鞋边，脚下“嚓嚓”轻响，像老友在暗处打来的招呼。偶尔见篮球场旁的大树丫上挂着几个书包，就知道有队友来得比我更早。教练的哨声像淬了火，一响，便是没完没了的运球、传球、投篮。稍走神，后背或屁股就冷不丁挨记篮球砸，“你是林妹妹转世啊？”他的吼声混着球砸地的闷响，震得人一激灵。

青涩年纪，谁没在球场上笑过、哭过、摔过？汗水混着泪水泡软了胆怯，菜鸟们就这么扑棱着翅膀飞了。拍球时的震颤、突破时的疾风、三步上篮的轻盈；配合传球如穿针，带球过人似游鱼，突围跳投像流星——箭步奔跑的身影、晃过对手的假动作、长短传球划出的精准轨迹，还有球进筐前那道彩虹般的弧线，后卫与前锋的默契，几乎能听见空气被撞出的火花。

汗水泡软了球服，也泡软了姑娘们对篮球的瘾。一座又一座奖杯，都是绝杀时刻浇筑的纪念。高中毕业前的全市中学校际联赛决赛，至今想起来还手心发烫。两队队员像铆足了劲的鱼群，在场上撞出浪花，运球声、脚步声、欢呼声缠成一团火。比分咬得像拉锯，下半场却陡生变故：我队因伤与犯规折了兵，4打5的阵形像根绷紧的弦。分差慢慢拉开到两位数，可谁都没松劲——我是控卫队长，更咽不下这口气。明知每次突破都要撞上两三个影子，偏赌着气往里闯，哪怕用身体撞也要造犯规。

罚球线上，我喘得像风箱，抹把

汗，两罚全中。转身时给队友甩了个眼神，她们秒懂。前锋像突然点燃的火箭，接球、蹬地、捧球、摆臂，腾空的瞬间抛投出手——球进了！紧接着，她在底角连中两记三分，分差猛地缩成1分。

最后一分钟，对方想耗尽时间，我们却用搏命的防守断下球权。我绕开层层阻拦往前冲，眼看就要上篮绝杀，斜后方突然砸来一道影子——对方队长的钉板大帽，狠狠扇飞了球。裁判哨响：进攻超时。比赛结束的蜂鸣，像根针，扎破了所有力气。

我们瘫在地上，汗珠子砸着地板，输了球，劲没输，击掌互勉。对方队员正抱成一团跳，她们队长却走过来，把我拉起来。两个湿透的身影对视一笑，汗水滴在地板上，洒开的深色，像枚没刻字的奖牌。

再见面，是在工厂篮球队成立会上。我瞅着她眼熟，她也愣了愣，拉住手，两人都笑了：“是你！”那时我们都成了孩子妈，恰逢宁波举办“三八杯”，像如今的“浙BA”一样热闹。我们这些“草根”球友重披球衣，踩在熟悉又陌生的球场上，捡拾起当年的基本功：运球、穿插、突破、起跳、投篮，竟还顺滑。跑起来，竟还是当年的影子——归来仍是少年。曾经组织后卫的我，眼观全场把控节奏的临场指挥风韵犹在，运球、传球，突破抢断，瞄准快传，进攻迅疾，助攻前峰频频得分。女队员不多见的独门绝技我还能偶尔来两下，半场快速远传。一旦对方出手投篮，小个子的我从篮下腾空跃起，果断截住，“嗖”单手勾球，得球后稳稳立定，“接球”声音与长传一气呵成，橘红色的篮球从空中划过一条长长的悬链线轨迹，不偏不倚稳稳落在接应的前峰队员手中，“唰”清脆的摩擦声让比分又多了2分。

“啪”（运球）、“唰”（入网）、“砰”（撞胸），球进网的脆响里，藏着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配合，都是篮球赠予的礼物：一份快乐，一场精彩，一道刻在岁月里的风景，还有，一辈子的青春。

我从小区篮球场投篮回来，给她转了段“浙BA”宁波赛区的视频。秒回跳出：“掐点抢票，决赛球场见！”

家乡的那座桥

□金荣华

“横桥远亘如游龙，明珠影落长河中。”明代李贤对桥的赞美，总让我想起那些声名远扬的大桥——高大威武的南京长江大桥、钱塘江大桥，或是古朴厚重的通济桥。但在我心底，最牵动情思的，始终是家乡的那座铁索桥。

铁索桥坐落在梁弄镇汪巷村西明自然村，据记载，建于1962年，是当时浙江省内第二座铁索桥。两根粗壮的钢筋条横拉两岸，纵向与铁索紧密相连，70余块水泥桥板整齐铺在钢筋之上，68米的长度、1.8米的宽度，让它如一条坚韧的巨龙，稳稳横跨在梁弄小溪之上。远远望去，根根铁索在日光下泛着冷冽的光芒。

恍惚间，儿时的记忆便涌了上来。这桥最特别的是纵向铁索受力时的晃动——人一踏上去，整座桥就晃悠悠，像被风揉动的绸带。我们这些胆小的孩子，总是走两步停三步，手心攥出薄汗，似乎脚下的水泥板会随时顺着晃动滑向溪底。这时总会让我想起飞夺泸定桥的场景：22名红军勇士在103米的13根铁索上，迎着枪林弹雨攀爬冲锋，激战两小时。单是走这座68米的铁索桥都让人心慌，很难想象当年红军战士在枪火中攀爬的决心，那份英勇与伟大，隔着时空仍能灼烫人心。

四季里，铁索桥的高光时刻总在夏天。四面透风的桥身，底下是潺潺溪道，一到夜晚便浸满凉意，成了当地人的纳凉宝地。暮色刚漫过溪岸，桥上就已人头攒动。

亲戚家就住在桥附近，两个表哥与我年纪相仿，每年暑假我都要去住上一阵。白天跟着他们掏鸟窝、摸鱼虾、趴在水泥地上打牌，晚上

最盼的就是去铁索桥睡觉。渐渐地，桥成了有名的纳凉场所，桥上好位置也越来越吃香。晚饭前，我和表哥一人卷着席子，一人抱着毯子，光着脚丫往桥边冲。原以为能挑个正中间的黄金位置，跑到桥头才发现，最好的地段早已被“占领”，我们只能选择周边的位置，把席子卷成筒放好，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。

天擦黑时再过去，整座桥已被席子铺满。晚风带着溪涧的潮气拂过来，把人们的谈笑声揉得软软的。老人摇着蒲扇聊天，年轻人围坐打扑克，孩子们相互打闹。表哥碰碰我的胳膊说：“快睡，明儿得早起。”我盯着他眼里的光，猜是要去掏早晨的鸟窝，还是抓逆流而上的小鱼？他把手指按在嘴唇上，眼尾的笑纹里藏着神秘：“醒了就知道。”

凌晨被晃醒时，桥身正随着一阵咯吱声轻轻起伏。“劳驾让让咯——”沙哑的喊声混着双轮车压过铁索的吱呀声飘过来。是赶早集的瓜农，满车西瓜的甜香漫过来，惊飞了桥边柳树上的夜鸟。大家揉着眼睛挪席子，有人嘟囔着“这个瓜农真够早的”，有人打了个哈欠说“天快亮了”。等瓜车晃悠悠过了桥，睡意也跟着散去，我们拎着席子往家走，晨露打湿裤脚，倒比夜里的风更凉些。

如今家家户户安装了空调，桥上再不见铺席子的人；那座铁索桥，也不知在哪个夏天后悄悄消失了。可每当蝉声响起，我总想起那座会晃的铁索桥。夏夜的暖风中，浸着蒲扇的轻响、表哥的笑、西瓜的甜。它们像桥板下的铁索，牢牢牵着我的记忆，晃啊晃的，总也不会散。

